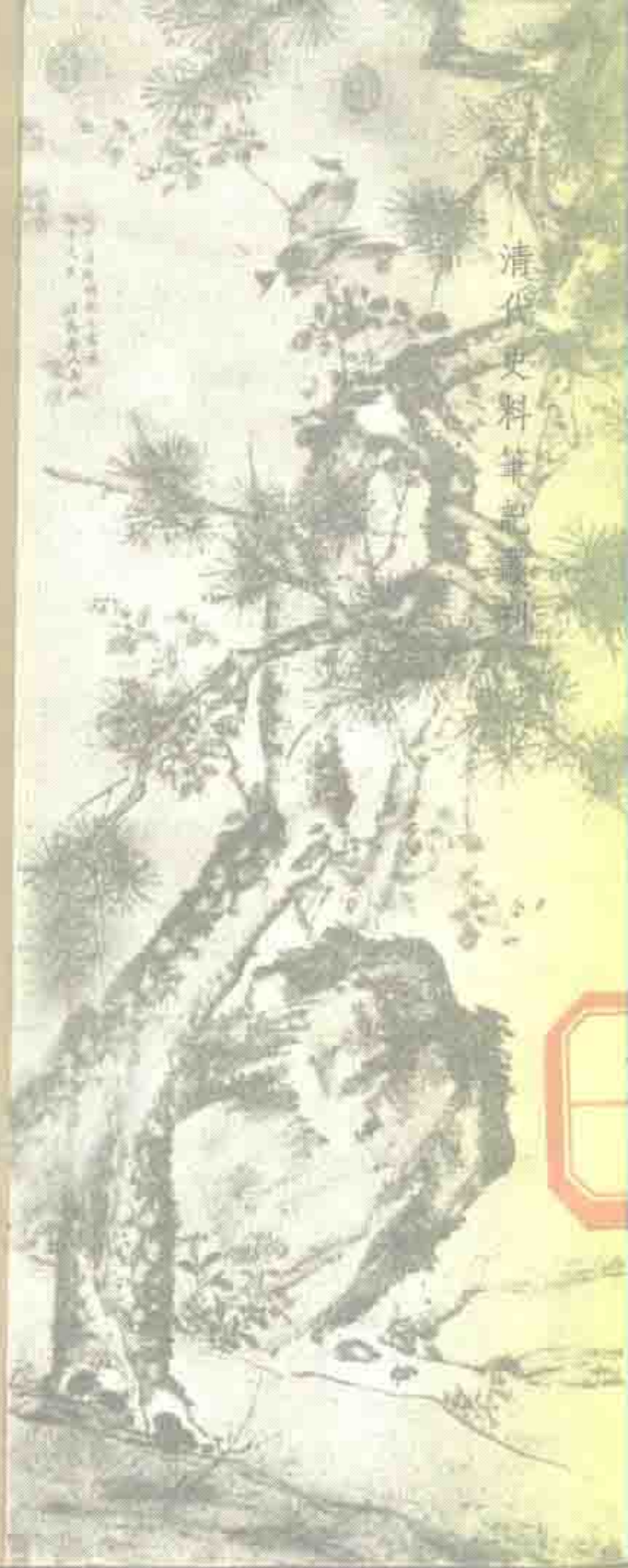
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
廣陽雜記

清 劉獻廷 著



廣陽雜記

廣 陽 雜 記

〔清〕劉 獻 廷

汪北平 夏志和 標點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·8 1/8。印張·154 千字

1957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 4,101—12,100 冊

統一書號：10018·5 定價：1.45 元

重印說明

《廣陽雜記》一書，原由汪北平、夏志和兩同志點校，於一九五七年初版印行。這次重印，請來新夏同志寫了前言，對作者劉獻廷生平及本書內容作了簡要評述，以供讀者參考。我們還在書前加了目錄，改正了初版中的一些錯誤，但限於水平，仍恐還有遺漏之處，敬希讀者指正。

一九八四年五月

前言

來新夏

劉獻廷字繼莊，一字君賢，別號廣陽子。直隸大興人，但大部分時間居吳下。清順治五年（一六四八年）生，康熙三十四年（一六九五）卒，年四十八歲。關於繼莊得年問題，其說不一。書中所錄王源撰《劉處士墓表》開篇直書「年四十有八，卒於吳，歲在乙亥七月六日」。全祖望撰《劉繼莊傳》則頗致疑義說：「若謂繼莊卒年四十八，亦恐非也。」但王崑繩與劉獻廷志同道合，相處較久，非一般泛泛者比。繼莊身後，崑繩為經紀喪葬，並於「己卯（康熙三十八年）正月過吳，始一拜其墓，而流涕為表。」既始終其事，又記月日鑿鑿，是王表之說，似當無誤。

繼莊生於清初，一生不仕，以教讀著述為事。康熙二十六年曾一度至京參與《明史》及《一統志》之纂修工作，與萬斯同、顧祖禹等共事。繼莊學識頗為時人所推重，萬斯同當時稱博學，「於書無所不讀，乃最心折於繼莊」（全祖望撰傳）。王表稱他於「禮樂、象緯、醫藥、書數、法律、農桑、火攻、器製，傍通博考，浩浩無涯涘」。全祖望更申論繼莊學術說：

「繼莊之學，主於經世，自象緯、律曆以及邊塞關要、財賦、軍器之屬，旁而歧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，無不留心，深惡雕蟲之技。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，別有所窺，是窮造化之奧，百世而

不惑。

謝山評論亦可獲證於《雜記》。《雜記》不以類次，乃隨手割錄之作；顧其方面之廣、論識之精、記述之細，確如謝山所言，固未可以「雜」而略之。晚清李慈銘曾對《雜記》有所非議，稱其「多記殘明佚事及國初官制，糅雜無序。偶一考古，大率淺謬。」此正隨手割錄所難免，而其大部內容仍不失爲考證之助。反之，越縵譽《雜記》論事鍵終於福建，事鐫終於粵東，由榔終於夜郎，以海終於海諸說是「自來論者所未及」，《越縵堂讀書記》。此類附會之談正《雜記》糟粕之所在，越縵竟以獵奇而顛倒立論，固不足取。

繼莊距今三百餘年，而識見甚新穎可喜，其厚今、求實之說爲當時不可多得之高論。《雜記》卷二甚至以唱歌、看戲、看小說、聽說書、信占卜、祀鬼神比爲儒者六經，並抨擊腐儒誤人，可稱有膽有識，他說：

「余觀世之小人，未有不好唱歌、看戲的，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。未有不看小說、聽說書者，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。未有不信占卜、祀鬼神者，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。……夫今之儒者之心，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，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，爰以圖治，不亦難乎？」（頁一〇六——一〇七）

繼莊鄙棄章句之徒，力主博通古今實用之學。卷二中曾記稱：

「今之學者，率知古而不知今，縱使博極羣書，亦祇算半個學者。然知今之學者甚難也。農政一事，今日所最當講求者，然舉世無其人矣。」（頁一二二）

繼莊更告誡其弟子要多務實學說：

「陳青來執贄於予，問爲學之方，予言爲學先須開拓其心胸，務令識見廣闊爲第一義；次則於古今興廢沿革，禮樂農兵之故，一一淹貫，心知其事，庶不愧於讀書；若夫尋章摘句，一技一能，所謂雕蟲之技，壯夫恥爲者也。」（頁二二二）

繼莊深明醫道，能有所創見，而不墨守湯頭脈訣。《雜記》中錄有當時善醫者之處方及病人實踐所得。卷二即記馬紹先以勞動治失眠之效說：

「馬紹先，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。其尊人馬負圖，字希文，甲午舉人。紹先嘗患病，夜不得寐，醫皆不效，乃自以其意爲園圃十餘畝，親操耒耜，學爲圃於其間，久之疾愈，是亦可謂善治疾者矣。」（頁五五）

繼莊史學造詣頗深，於史事不信陳說，每據傳聞，加以調查，然後證實之。卷二載：

「余聞張獻忠來衡州，不戮一人，以問婁聖功，則果然也。」（頁五七）

此說正可駁獻忠好殺之謗。

繼莊於聲音之道，尤具別識，其卷二中之「蠟底諾語」、卷三之「太西蠟頂話」即指今之所謂

拉丁語，曾撰《新韻譜》涉及語種頗多，全傳稱其事說：

「嘗作《新韻譜》，其悟自華嚴字母入，而參之以天竺、陀羅尼、泰西蠟頂、小西天梵書暨天方、蒙古、女直等音。」

此可見繼莊語言學識之深，亦以見當時學人眼界之廣。

至其遊踪所至，對山岳寺觀、文物古蹟等考證，水陸行程之道里，皆翔實有據，於地學水利等方面，尤有創見。但書中怪誕不經、封建迷信以及對農民起義誣蔑之詞，亦復不少，讀者自能辨別。

記載繼莊生平者尚有清沈彤撰傳，近人向達撰《記劉繼莊》及王勤堉編《劉繼莊先生年譜初稿》（《方志月刊》卷九——十二期）。又天津人民圖書館藏有王漢章撰《劉繼莊年譜初稿》手稿一冊，內容欠充實，似為未定草稿。譜後附《家族考》、《遺詩》等，可供參閱。

有關本書版本情況，已詳書後潘祖蔭跋文，茲不復贅。

劉處士墓表

北平王源撰

劉處士。諱獻廷。字繼莊。別號廣陽子。大興人。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。年四十有八。卒于吳。歲在乙亥七月六日。與妻張氏。合葬于吳之陸墓山。祖口口。父鑣。爲名醫。母張氏、吳氏。相傳其先爲吳人。曾祖以上俱無考。處士自言如此。處士穎悟絕人。博覽負大志。不仕。不肯爲詞章之學。年十九。親歿。挈家而南。隱于吳。初。吳有高僧說法。士人醵金。從之講法華。處士聞之興焉。坐食頃。伏几而胸。僧說罷。處士胸亦罷。明日復往如故。衆竊笑。僧詫曰。客何爲者。呼與語。則大驚。拜伏地。曰。公神人也。掖登座。處士夷然登座不讓。暢衍厥旨。衆大說。僧率衆蒲伏。願爲弟子。處士笑曰。吾正若誤耳。豈爲浮屠學者哉。拂衣去。由是從游者日衆。嘗爲學者曰。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。人渺焉爾且衆。胡爲天地之心。嘗學易而得其說。乾也坤也。初交而生風雷。無形也。水火次之。形而虛。山澤又次之。實矣。由是草木生焉。鳥獸育焉。草木鳥獸不已章乎。未竟也。草木不實。則草木之生未竟。而草木熄。天不生人。則天之生未竟。而天地之生熄。人者。天地之實也。故曰。人爲天地之心。身豈心哉。心心爾。所謂仁也。天地不能爲者。人爲之。剝復否泰存乎運。而轉移之者心。人苟不能斡旋氣運。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。則不得謂之人。何足爲天地之心哉。

故處士生平。志在利濟天下後世。造就人才。而身家非所計。其挈家而南也。尚有貲數千金。以交游濟危難散去。鄰舍一女子許字。夫貧。流于外。母將改聘之。女誓不從。處士聞之惻然。時僅餘藥肆一廛。立鬻金。尋其夫。贈使婚娶。而家益貧。久之。西南大亂。民惶惑不聊生。處士乃入洞庭山。學益力。亂定。妻張氏旋卒。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。覽其山川形勢。訪遺佚。交其豪杰。博采軼事。以益廣其見聞。而質證其所學。初。故尙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。不就。至是歸里。將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。徐又聘之乃就。而予以修明史。亦館于徐。與處士道同志合。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。伯王大略。兵法文章典制。古今興亡之故。方域要害。近代人才邪正。其意見之同。猶聲赴響。而處士于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。傍通博考。浩浩無涯。嘗從容謂余曰。吾志若不就。他無所願。但願先子死耳。予驚問故。曰。吾生平知己。舍子其誰。得子爲吾傳以傳。復何恨哉。嗚呼。生死無關于天下。不足爲天下士。卽爲天下士。不能與古人爭雄長。亦不足爲千古之士。若處士者。其生其死。固世運消長所關。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。願留京師四年。有奇遇而訖不見用。庚午。復至吳。遂南遊衡嶽。因而歸。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。乃不一年死矣。處士爲人良易。負絕世之學。而虛衷常自下。誨人諄諄不倦。其少也。讀書每竟夜不臥。父母禁不予膏火。則然香代之。因眇一目。又折其左肱。落落攝敝衣冠。躑躅風塵中。人無敢易之者。蓋其心廓然大公。以天下爲己任。使得志行乎時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。

而竟溘然齋志以死也。豈不悲乎。死之日。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。行路咨嗟涕洟。予在京聞之。驚痛欲絕。召其子變于天津。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。而使變奔喪于吳。未幾。遂得吉壤以葬。予不及銘其壙。己卯正月。過吳。始一拜其墓。而流涕爲之表。嗚呼。處士之心。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。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。而古聖賢未嘗死。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。處士又豈死哉。後之覽者。尙其有感而興焉。

劉繼莊傳

全祖望撰

劉繼莊者。名獻廷。字君賢。順天大興縣人也。先世本吳人。以官太醫。遂家順天。繼莊年十九。復寓吳中。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。晚更遊楚。尋復至吳。垂老始北歸。竟反吳卒焉。崑山徐尚書善下士。又多藏書。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。繼莊遊其間。別有心得。不與人同。萬隱君季野。於書無所不讀。乃最心折於繼莊。引參明史館事。顧隱君景范。黃隱君子鴻。長於輿地。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。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。而未切實用。及其歸也。萬先生尤惜之。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。遭遇崑山兄弟。而卒老死於布衣。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。漠不爲枌榆之念。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。是不可以無稽也。而竟莫之能稽。且諸公著述。皆流布海內。而繼莊之書。獨不甚傳。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。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。蓋薛季宣、王道甫一流。嗚呼。如此人才。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。可不懼哉。繼莊之學。主於經世。自象緯律曆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。旁而岐黃者流。以及釋道之言。無不留心。深惡雕蟲之技。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。別有所窺。足窮造化之奧。百世而不惑。嘗作新韻譜。其悟自華嚴字母入。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。泰西蠟頂話。小西天梵書。暨天方、蒙古、女直等音。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。而益自信。同時吳修齡

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。繼莊則曰。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。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。繼莊之法。先立鼻音二。以鼻音爲韻本。有開有合。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。陰陽即上下二平。共十聲。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。故有橫轉無直送。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。次定喉音四。爲諸韻之宗。而後知泰西蠟頂話。女直國書梵音。尚有未精者。以四者爲正喉音。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。又以二鼻音分配之。一爲東北韻宗。一爲西南韻宗。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。於是以喉音互相合。凡得音十七。喉音與鼻音互相合。凡得音十。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。凡得音五。共三十二音。爲韻父。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。橫轉各有五子。而萬有不齊之聲。攝於此矣。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。惜不得觀之。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。又欲譜四方土音。以窮宇宙元音之變。乃取新韻譜爲主。而以四方土音填之。逢人便可印正。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。囊括浩博。學者驟見。而或未能通也。其論向來方輿之書。大抵詳於人事。而天地之故。概未有聞。當於疆場之前。別添數則。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。定簡平儀之度制。爲正切線表。而氣節之後先。日蝕之分秒。五星之陵犯占驗。皆可推矣。諸方七十二候。各不相同。如嶺南之梅。十月已開。桃李臘月已開。而吳下梅開於驚蟄。桃李開於清明。相去若此之殊。今世所傳七十二候。本諸月令。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。今之中原。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。則歷差爲之。今於南北諸方。細考其氣候。取其核者。詳載之爲一則。傳之後世。天地相應之變遷。可以求其微矣。燕京吳下。水皆東南

流。故必東南風而後雨。衡湘水北流。故必北風而後雨。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。皆當按籍而列之。而風土之剛柔。暨陰陽燥溼之徵。又可以次第而求矣。諸方有土音。又有俚音。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。各譜之爲一則。合之土產。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徵。皆可推而見矣。此固非一人所能爲。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。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。其論水利。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。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。何則。溝洫通而水利修也。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。千有餘年。人皆草草偷生。不暇遠慮。相習成風。不知水利爲何事。故西北非無水也。有水而不能用也。不爲民利。乃爲民害。旱則赤地千里。潦則漂沒民居。無地可潴。無道可行。人固無如水何。水亦無如人何。虞學士始奮然言之。郭太史始毅然行之。未幾竟廢。三百年無過而問者。有聖人者出。經理天下。必自西北水利始。水利興而後足食。教化可施也。西北水利。莫詳於水經酈注。雖時移勢易。十猶可得其六七。酈氏略於東南。人以此少之。不知水道之當詳。正在西北。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。各詳考其所以。附以諸家之說。以爲之疏。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。又言朱子綱目。非其親筆。故多迂而不切。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。當別作紀年一書。凡繼莊所撰著。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。故雖言之甚殷。而難於畢業。是亦其好大之疵也。又言聖王之治天下。自宗法始。無宗法。天下不可得治。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。是則儒者之至言。而惜其書亦未就。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。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。及余出遊於世。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、王崑繩。皆前死不得見。

即其高弟黃宗夏。亦不得見。故不特繼莊之書。無從蹤迹。而逢人間其生平顛末。杳無知者。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開學。最留心音韻之學。自謂窮幽探微。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。咄咄怪事。絕不可曉。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□□□。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。益可傷矣。近者吳江徵士沈彤。獨爲繼莊立傳。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。諸沈皆從之遊。及其子死無後。即以沈氏子爲後。然其所後子。今亦亡矣。故彤所爲傳。亦不甚詳。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。亦恐非也。繼莊弱冠居吳。歷三十年。又之楚之燕。卒死於吳。在壬申以後。則其年多矣。蓋其人蹤迹。非尋常遊士所閱歷。故似有所諱。而不令人知。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。以爲博物者流。而未知其人。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。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。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。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。因爲撮拾而傳之。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。

予又嘗聞之。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尙書邸中。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。或瞑目靜坐。而繼莊好遊。每日必出。或兼旬不返。歸而以其所歷。告之萬先生。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。語畢復出。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。得侍萬先生爲多。而繼莊以遊。罕所接。時萬先生與繼莊。各以館脯所入。鈔史館秘書。連甕接架。尙書既去官。繼莊亦返吳。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。繼莊謂曰。不如與我歸。共成所欲著之書。萬先生諾之。然不果。繼莊返吳不久而卒。其書星散。及萬先生卒於京。其書亦無存者。繼莊平生講學之友。嚴事者曰梁谿顧昀滋。衡山王而農。而尤心服者

曰彭躬菴。以予觀之。躬菴尙平實。而繼莊之恢張。殆有過之。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。更二三十年。直泯沒矣。世有如晁子止、陳直卿者。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。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。志於其後。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。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。俱極可喜。繼莊之才極矣。願有一大不可解者。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。故吳人不甚知繼莊。間有知之者。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。又咄咄怪事也。聖歎小才耳。學無根柢。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。乃以萬季野尙有未滿。而心折於聖歎。則吾無以知之。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。吾不得不爲別白也。

廣陽雜記目錄

重印說明	一
前言	一
劉處士墓表	一
劉繼莊傳	四
卷一	一
卷二	一
卷三	一
卷四	一
卷五	一
跋	一
潘祖蔭	一